



鵝

捷克Božena Krumelická 作

遠遠望去，牠們彷彿大朵的雛菊，點綴着綠色的草原，這樣的白，這樣的安靜！只有當牠們在空中展開而且拍着大翅膀，以及伸長牠們的頸子，用牠們粗笨的脚在四周打轉的時候，這幻象方才消滅。

鵝是婦人們的愛物。我知道對於有些婦人，鵝是代表人生光明的一面。她們很熱情的愛護牠，用一種奇異的，不可解的音調同它談話。這種音調像是專門適用於鵝的，因為就是對她們的兒女，丈夫，或者其他任何人談話的時候，她們也不用這種聲音。一個人不能撫弄或者溫存一隻鵝，也不能同它接吻，因為它根本不懂這種親暱。可是我們的婦人還是要愛撫鵝，用她們滿是憐愛的眼光。

時髦的太太們有她們的鸚鵡。我們的農婦也有她們的鵝，牠們是她們的驕傲，她們的奢華，她們的需要。

沒有一種鳥能夠像鵝一樣的多情，當它撫弄曬在籬笆上面的，牠的主婦的裙子。牠會喋喋個不休，似乎說：『我知道你，你是屬於我們主婦的。你時常在天井中，田野上，大路旁招展。你帶給我們滿裙的蒲公英和燕麥。你是我們主婦的裙子！』於是它熱情地望着裙子，很甜蜜地喃喃自語，而且很溫和地用嘴撫弄，彷彿充滿着熱情似的。

我愛看它們列成一行，用着學者的態度，鄭重的，慢慢的向前蹣跚。我愛看它們散在路上，揚起灰塵。我愛看它們掠過田野，很高興的叫着；或者很鎮靜地，很驕傲地在池塘中游泳，像幾朵大的水蓮花。我愛看牠們在草地上小睡。那時牠們的嚙囊裝得很滿，牠們的翅膀垂了下來，無憂無慮的，不時低語着彷彿正在夢中——牠們已經吃饱，已經很疲倦了。在大雨天，牠們站在陣雨中，望着天，奇怪着雨點是從那兒來的，很高興的那

種神氣，我也非常的愛看。

黃昏降下來了，叫喊的聲音飄過空地和方場：「鵝兒，鵝兒！回家來！牠們在那裏？鵝兒，鵝兒！什麼地方是我們的鵝兒？」鵝兒真的回來了，好像聽到叫人去做晚禱的鐘聲一樣。

當牠們從方場中消失的時候，似乎這個小村莊閉上了牠的白花，像一種有知覺的植物。

有一種鵝最使我敬愛，那是窮人們的鵝。沒有人會問牠們，『你們怎樣得到食物的？』可是牠們仍然一次又一次的，很快活的回到牠們怪寒儉的住家。牠們比別的鵝走得還要泰然——這兒兩隻，那邊三隻一隻的結成許多小隊伍，雖然經過那些很大的，堆滿着穀的空地，牠們却並不注意，牠們只是莊重地，安靜地走着，直到走回牠們自己的，窮酸的門前，消失在那些門的後邊。

我知道有三隻像這樣的鵝——三隻純粹白色的，老了的，有沙啞的，

憂鬱的聲音的鵝。牠們時常排成單行的慢慢地走，帶幾分莊重。每隻鵝都有一個小小的紅頂，那是很適合於牠們的。

牠們時常從一座很寒儉的，像朶生滿青苔的，出虫了的爛菌似的茅屋中出來。那兩個小窗是齷齪的，憂鬱的。有個三歲的女孩，時常在院子中的井旁邊和垃圾堆裏玩耍。離開不遠，有個偃偻的，滿是皺紋的老婦坐在門檻上，在縫補着一些不成形的，破爛的東西。偶然她也會停住工作，舔一舔她那生着肉瘤的，佈滿着青筋的右手上的兩個手指。

她時常在天井裏跛行，她的頭和她的手顫抖着，好像秋天的黃葉被風吹散，憂鬱地，慢慢地落到地上。她是這個村莊上的乞丐。她的女婿——一個工人，同她的女兒同年死去。他傳給她一間茅屋，三隻紅頂子的鵝，還有一個只生下來四個月的孩子——露伊斯。露伊斯成天成晚的號哭，而且——天呵，她怎樣快的吃了那些經過她嘴唇的東西，當這老太婆用她沒有牙齒的牙肉咀嚼過一番，使食物變成柔軟以後！

這是一種間在新舊兩生命中的苦鬥，似乎一個要毀滅另一個，不住的吸收着另一個人身上的溫暖。這是說露伊絲的兩隻小手，要從那雙無力的，顫抖着的，老婦的手中找尋食物；這是說兩張沒有牙齒的嘴巴，同樣的飢餓；這是說兩對眼睛，互相悽苦地凝視，互相悽苦地招呼；這也是說兩顆脆弱的心，同時因着疲乏與衰弱，很急地跳動。

整夜都可聽到小孩子的哭聲，同那老婦的聲音，一個不能睡熟，一個却是需要睡眠的。

天曉的時候，太陽照在她們正熟睡着的身上，蒼白的，力竭的，她們的嘴唇閉得很緊。圍着她們的只是窮苦，惡濁的氣息——那是她們一夜苦鬥的明證，那是死的呼吸，在這種氛圍氣中，她們都爲着生命苦鬥。

天一曉，這三隻鵝就用牠們的長喙把門開了，走了出去。牠們沉靜地，莊重地走向那多露的，芬芳的，能夠找到食物的，上帝爲牠們預備着的地方。把那最可怕的，人類住處的一隅拋在腦後，牠們在那裝飾着大自然

的天蓋下面躑躅。牠們找到浮滿水草的溝渠，閃耀着穀粒的，已經割刈了的田野。路上散滿着農人們從小車子上採擷下來的梅花，和大張的蘿蔔葉子。空中滿是百靈鳥的歌聲，太陽放射出溫暖，池沼蒸發着潮濕的香氣，預告着一個快樂的游泳。這三隻鵝躍入很有趣的急流中，快活地游着，牠們的愉快的叫聲，應和着其他的鵝。

太陽下山了，晚風在空中吹動，田野漸漸的沉寂下去。這些排成一長列的鵝，像白的帶子一樣，嬾嬾地走着回家。牠們有的在空中飛起，很喧嘩地向前飛去，有的却被一個手裏拿着柳條的，面孔曬得很黑的村女趕着走，非常快。可是這三隻老太婆的鵝，却走得非常的慢，似乎牠們預感到牠們家裏的，悲慘的貧乏。從那裏傳出小露伊斯的哭聲，她睡在爲淚所濕的枕頭上面，當那老太婆正在爲她們自己煮着菜羹的時候。

牠們一到，那老太婆馬上放下她的錫調羹，推開她的鉢子，讓露伊斯號哭，拿了一點乾燥的麵包皮，走了出去。她那顫抖的，疲倦了的聲音，

聽起來非常甜蜜可愛，她說：

『歡迎，歡迎你們回家來！這兒是一點晚餐，我想你們能夠咀嚼的。』牠們從她顫抖着的手裏取了食物，撫摩着她的圍裙，舉起牠們碧色的，鑲着黃邊的眼睛，很柔和的叫個不休，而且蹣跚地走到門沿，爭着親暱這個老太婆，似乎牠們想告訴她宴飲，自由，以及牠們在那一天裏所享受到的快活。

她的眼睛模糊起來，她的嘴唇顫抖着，向着牠們說：

『這是好的，鵝兒！兩星期以後我能採一點毛了。露伊斯必得從你們身上採取羽毛，做成一張床。吃罷，吃罷，我親愛的！呵，我的寶貝們，生命是艱苦的！我生了十個孩子，又一個個的埋了他們。我生過十個孩子！現在我年紀已老，快要進墳墓了，可是，天呵，我還得再養一個小孩！我得帶領她，可是我衰老了，我親愛的鵝兒！我的心身都在顫抖了。可憐的露伊斯！可是我不能——不，不，我不能，我可能嗎，我的鵝兒？』

她微笑，輕輕的嘆息，踉蹌地走到牠們的小棚旁邊，讓牠們進去，關上了門說：

『這樣你們明天再可把牠開開了。我只能睡到天放光的時候。呵，這些夜，這些可怕的晚上！這樣，鵝兒，是這樣的。感謝上帝！』

這老太婆像這樣子的撫養着露伊斯，一直到她三歲的時候。她從不想到這些鵝如何生活，如何能夠不餓死。

露伊斯直到那時還不能走路，好像就是這種事，她也要使她的外祖母感受痛苦。她開口說話的第一個字就是『鵝』，因為她從老太婆那裏，聽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字。那老太婆說起這個字的時候，是很尊敬，很溫柔，很莊重的，特別是在晚上，那時她坐在階上，看着那些鵝從牧場上回來，彷彿忠心的家犬。

在這種時候，她就把鵝指點給露伊斯看，她的驕傲就像一個富人炫耀他的財寶。

『鵝，你看，我們的鵝，白得像雪一樣。露伊斯，什麼東西已經來了？這是什麼？撫摩它們！說一聲「我的鵝，我的。」可不要窒死牠們，你這個粗魯的孩子！』

蔚藍的，閃耀着的天空浮在她們頭上，降下來一種神聖的和平，混合着百靈鳥的歌唱。從那附近的田野裏，傳來稻禾的絮語。在路上可以聽到孩子們的喧嘩，不知那裏有一隻狗在憤怒地狂吠。那個小小的天井，是陰黯的，混亂的，那間茅屋已經快倒了。那是她們的整個天地，當她們都吃得飽飽，圍在羣鵝中央的時候，她們不再願望什麼了。就連那永恆的世界，她們也是不妄想的，因為那世界過於渺茫，過於不可思議。

從露伊斯開始用那雙瘦弱，彎曲，褐色的腿走路，能夠叫她『外祖母，外祖母』，而且整晚睡得很熟的時候起，這老太婆似乎陶醉在她外孫女的微笑中，雖然她是吸收最後一點精力的第十一個孩子，可是她原諒她了。聽這孩子在房子裏或院子中大笑，看她很貪婪地吃着她外祖母討乞得來

的黑麵包或者黃色的番蘭，是這老太婆的快樂。露伊斯拉着她的裙子，跟她從這裏到那裏，蹣跚着像隻鴨子，或者回來看見她濕着睫毛，張着小嘴，睡得很熟的躺在一把長椅子上，像個小老鼠似的，她也很高興。

竟已把露伊斯撫養成人，她覺得真是一個奇蹟。她想她依然還有精力再活幾年，那是她在祈禱或做夢的時候，日夜希望着的。

可是她已經老了，她的臉上已有許多死亡的痕迹。她的全身被年歲壓彎，這種重濁的，時日的空氣，露伊斯日夜的呼吸進去。她在這種氛圍中長大，呼吸着這種空氣，浸透了這種空氣，可是她自己呢，似乎已經走近墳墓了。

有一天，她找到露伊斯發着寒熱，兩個拳頭緊緊的握着。她睡在房子正中的地板上，她的背後墊着很厚的鵝毛，把它當床用。當露伊斯還是一個嬰孩的時候，她時常把她裹在鵝毛裏面。顯然的，這女孩子找到了鵝毛，而且把它鋪在堅硬的地板上當床，那時她一定覺得她的頭昏暈，什麼東

西全在她的四周圍打着迴旋。

她正睡熟着。

這老太婆注意到露伊斯的呼吸發燒，搖擺着她那顫巍巍的頭，把這孩子安置到那隻她自己曾經睡過的，笨重的，櫟木做成的搖籃中。她想搖醒露伊斯，但她低聲說着不可解的囁語，還是酣睡下去。

『這是風——它變了。我應得讓她安睡，或者睡覺可以治好她。這樣小小的一點東西，我想它一定不得使她大病的。』

黃昏逐漸的深沉起來，瀰漫在大地上面，像一張銀色的綢。太陽的餘光，把幾片天際的浮雲染得緋紅，而且在它們上面蓋着一層珍珠色的光輝，看去很像魚鱗。在這種時候，我們往往有一種極快活的感覺，混合着一種甜蜜的渴望。這種感覺，原於我們獨對燦爛的，神祕的太空所生的印象，似乎我們漸漸的飛騰上去，大地却漸漸的下沈。

那間寒館的，在老太婆茅屋中的小房子，滿佈着陰影。黑暗從屋角升

起。這時她已喝完了一大碗拌和着麵包的咖啡。在感謝過上帝，劃過十字以後，她拭一拭流汗的臉孔，走到門檻上去。露伊斯轉了好幾次身，開了她那乾燥的嘴唇，但這老太婆看不見她。她正在門外等鵝，牠們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會回來的。

因為她是這樣的不幸，這樣的可憐，這樣的衰老，以致在四鄰，她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之訴苦。她孤獨得甚至連那些最窮的人也怕給她好顏色看，惟恐她會向他們求乞。無論什麼人一見她，他們就把門鎖上，或者很惡毒的說：『那個老婦又來了，哦老天，爲什麼她還不死？』

因此這老婦實在沒有人可以談天，可以向她說：『施一點恩吧。』她只有上帝，她老是向着他所禱。她的老年充滿請求和感謝，不論是向人或向上帝。她一個人立在門口，望着天，在她暗淡的眼中，那是模模糊糊的。往那快腐爛了的，圍着天井的籬笆後邊，可以聽到少婦的聲音。空中應和着鵝叫，牛叫，尖銳的，牧童的角聲，以及田雞的喧噪。可是這些聲

音都像沉入地面，沒有一種是向着那靜寂的，溫柔的太空飛昇。

這老太婆冷得發抖了。她想回房裏去，可是她不能，因為她很焦急的盼望着鵝，牠們沒有依照平常的時間回來。

『呵，呵，牠們在什麼地方？』她說着走了出去。『牠們從來不曾如此的，難道碰到什麼危險了嗎？』

她走過天井，踉蹌地走近鵝棚，望一望裏面，搖搖頭，於是又走到大路上去。

那些少婦們仍然靠着籬笆談天。

路是空寂的，在黑暗中，沒有一點這三隻鵝的影蹤。

『一定碰到什麼危險了。』這老太婆低聲說。『我一定要去找尋牠們。如果碰到了什麼危險，那怎樣辦呢——呵老天！』

她忘記了露伊斯，忘記了一切，喘着氣，駝着背，急急的向着村莊走去。走過那些少婦的時候，她喊着她們說：

『朋友們，你們可看見過我的鵝嗎？』

『怎麼，你有鵝？』

『三隻，朋友們，三隻這樣好的鵝。怎麼辦，牠們竟沒有回家！我有三隻紅頂子的鵝，請想想看，有沒有人趕牠們過去？』

『呵，不知有多少鵝經過這兒，爲什麼你不留心它們呢？』

她知道同這些根本不曉得她有鵝的婦人談話只是空費時間，仍然喘着氣的向前跑去。她顫巍巍的向前走，像溜似的溜過草地，走上一個小小的山坡。她用驚奇的大眼睛看着四周，看她能不能夠找到鵝，或者有沒有誰見過牠們。星星在天上閃耀，像銀色的露水，在灰藍色的花上發光。黃昏漸漸深沉了，只有在西方天際，還曠着鮮紅的一線。這老婦逢人便問，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牠們。

走到聖保伯拉教堂的時候，她幾乎疲倦到要死，這時她碰到一個知道她的鵝的人。

『你在找什麼？』他問。

『鵝，我的鵝——三隻有紅頂子的鵝。呵，爲了牠們，我寧願哭出血來。』

『爲什麼你不好好的顧管牠們？牠們走進柯蘭特的甜菜田，她已把它們關進官立的獸欄（註）了。你可知道？牠們以前已經走進他們的菜田不止一次了，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這種事的。去年春天他的房子燒掉了，而且他又沒有什麼保險。爲什麼他要飼養陌生的鵝呢？你爲什麼要養着牠們？是的，是的，牠們是在獸欄中，關在那裏。』

『什麼？把牠們關在獸欄裏？呵，牠們會碰到什麼事呢，我的朋友！』
那個人高聲的笑。

『會碰到什麼事情？如果你想領牠們回來，每隻鵝你得化十個古德奧的贖金。』

『十個古德奧？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一定弄錯了。我沒有這樣許多

古德奧。』

『那牠們就得餓死。』那人一面說，一面馬上走了開去。因為他並不像這女丐一樣的貧困，她也許要向他討三十個古德奧。

她仍然站着不動，因這突然而來的打擊，驚住了。她想了解已經降到她身上的災難。她不懂為什麼牠們會走進柯蘭特的甜菜田，被關在獸欄裏，像盜賊一樣，她也不懂為什麼牠們不在牠們自己的小棚子裏。

可憐的東西！牠們一定要驚奇，當牠們發現被監禁在奇怪的牆壁中間，而且那穿着藍裙子的老婦人，也沒有把牠們麵包皮吃。怎樣辦呢？

除了回家去以外，她沒有別的方法。露伊斯病在家裏，她得回去看看她，也可以籌劃籌劃得到三十個古德奧的方法——這是真的事。或者在兩三天以後，她能夠得到這把數目，如果一個個的積蓄起來。可是這些鵝不能依賴善人的恩惠。一定的，只要明天早晨牠們就會飢渴了。怎樣辦呢？